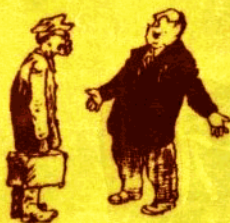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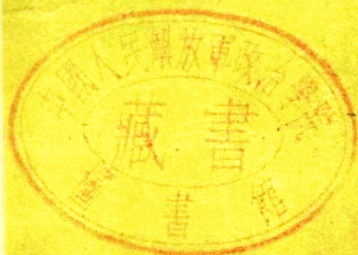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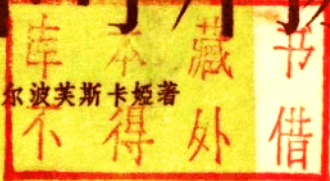


苏联讽刺小品集第八辑

# 家丑不可外揚

瓦·卡尔波芙斯卡娅著



北京大众出版社

## 目 錄

|                |    |
|----------------|----|
| 家丑不可外揚.....    | 1  |
| 富有教育意义的事件..... | 7  |
| 体温.....        | 17 |
| 良心發現了.....     | 24 |
| 只对你說.....      | 31 |
| 長了虫眼的人.....    | 38 |
| 奶油点心.....      | 44 |
| 小玩意兒.....      | 51 |
| 証人在場.....      | 58 |
| 老腦筋.....       | 64 |
| 夜鷹歌唱的时候.....   | 69 |

## 家丑不可外揚

兒童漆布厂生產技術顧問索菲雅·普罗达索夫娜·查普里雅科娃臉色像蠟一樣蒼白，跑進了厂長辦公室。

“您出什么事啦，查普里雅科娃同志？”厂長嚴厉地問道。  
“怎么像只瘋猫，連門也不敲，就闖了進來呢？”

“哎呀，我的天哪！出了这么怕人的事，哪里顧得上敲門呵！鮑巴伯伯，你簡直想不到……”

厂長用吸墨器拍着桌子。

“这里没有什么伯伯，也没有什么鮑巴！我对您說过一千遍了，不要把私人关系的成分帶到生產中來。您把門鎖好沒有？說？出什么事啦？”

“伯伯，鮑……对不起，鮑里斯·特罗菲莫維奇，急死我啦！……爱里克……”

“什么爱里克？我再說一遍，查普里雅科娃同志，請您正式报告！”

索菲雅·普罗达索夫娜双手撫着胸口。

“厂長同志！爱里克……潛逃了……”

厂長霍地从安乐椅上跳起來。

“这小崽子！流……流氓！他拐走多少錢？”

索菲雅·普罗达索夫娜用几乎听不見的声音說：

“一万二千……”

厂長怒火冲天。

“騙子手！還叫親侄子呢！”

“輕點！廠長同志！”索菲雅·普罗达索夫娜輕聲懇求着說。“窗戶开着呢，車間的人會聽見……”

廠長砰地一聲关上窗戶。就像关在籠里的豹子一樣，來回亂撞。

“把會計主任給我叫來！”

索菲雅·普罗达索夫娜走出去，大約过了五分鐘，又回到辦公室來。后边跟着一个挺体面的戴着太陽鏡的老頭。他們走到門口時，索菲雅·普罗达索娃向他耳語道：

“爺爺，求求你……勸勸鮑巴伯伯吧……”

廠長質問起會計主任來：

“您怎么胆敢把这么一筆巨款交給那个投机分子呢？”

“不是你……您親自下的命令嘍，”老頭咕嚕着說。

“你，您！”廠長仿着老頭的腔調說。“我要我的書面指示？沒有，是吧！”

老頭一边用絨布細心地拭着鏡片，一边滿有道理地說：

“現在談誰是誰非已經晚了！現在須要找妥善的出路。”

工厂法律顧問雅可夫·米海洛維奇·科佐多也夫——一个挺瀟灑的中年男子走進了辦公室。廠長又質問起他來：

“您听說了嗎？”

“最要緊的是別叫外人知道。”法律顧問說。“這件事千万不要傳出兒童漆布厂。”

“立刻召集會議！把大家全叫這兒來！”廠長大發雷霆。

“叫我們的人嗎？”索菲雅·普罗达索夫娜反問了一句。

“我們的，你們的，全給叫來！您應該善于迅速地体会廠長的意圖！”

“不过据我看，”會計主任審慎地說，“在此地召集會議是

不合理的。我提議今天晚上再聚會，就在我家吧，這是所謂……我想說的是在‘中立地帶’。”

“對，在中立地帶。”廠長同意了。“八點整。你們好好把意見考慮一下，現在不耽誤你們的時間了，請回吧！”

八點整，在克里沃科連內胡同——會計主任的狹窄的房裏，兒童漆布廠管理人員緊急會議准時召开了；到會的有廠長鮑里斯·特羅菲莫維奇，廠長的連襟、法律顧問科佐多也夫，技術顧問索菲雅·普羅達索夫娜——廠長的侄女，人事科長拉雅·巴布麗娜——廠長妻子的表妹，出納員查比魯新——會計主任的干兄弟。人全到齊了。桌上擺着小吃，啤酒，茶水。首由廠長致詞：

“愛里克是個騙子！”

“鮑伯伯，你說話文明點吧！”索菲雅·普羅達索夫娜不高興了。

“住嘴！索菲雅！別不知趣。你算哪一號技術顧問呵！家庭主婦，還是離了婚的，一點專門技術也沒有！”

“噯，咱們可別進行人身攻擊。”法律顧問插嘴說。“要研究的是愛里克的問題。鮑巴，我不是警告過你，不能把大筆款子交給這小崽子嗎！”

“我把你們全送到法院去！頭一個就是你雅什卡！”鮑里斯·特羅菲莫維奇用拳頭擊着桌面。

法律顧問雅什卡聳聳肩膀。

“鮑巴，我看你胡說八道。法院里可沒有我們的姑姑、伯伯。只消人家到拉雅的人事科深入了解一下，馬上就會兜了底：我們雖不同姓，可是地地道道的一家子。”

“你這個傢伙！現在你們倒責備起我裙帶關係了！”鮑里斯·特羅菲莫維奇吼道，“可是照我看，我正確：一千萬個正

确。我对警惕有我个人的認識。用不着別人指點我！外人還得好好審查，別人的心眼是難以摸透的。可是你們呢，我都了如指掌，好像你們一絲不挂似的。誰曉得這個家伙會搞出這麼檔子事來！”

“我個人早就預料到了，”爺爺順口說道，“既然他連自己親媽的錢都偷……”

“是呀！不過兒童漆布廠可不是親娘呵！多少也得有個區別呀！我問你們，現在可怎麼辦？”

“應該算他是自動辭職。”法律顧問雅什卡提議說。“至於款子……必須補上。”

“好家伙！”爺爺的干兄弟、出納員查比魯新喊道。“一萬二千盧布，可不是十二個呵，誰給補呀？”

全場籠罩着難耐的沉寂，大家彼此觀望，然後就像鷄窩被通了一下，咯咯嗒嗒叫喚起來。

“叫索菲雅補吧，愛里克是她的親弟弟，雖然是兩個爹，可是一個母親生的！”

“鮑巴伯伯雇用人，他自己心里有數。鮑巴伯伯是廠長，就讓他負責吧！”

“誰介紹愛里克來的？是爺爺拿自己的腦袋作保的呀！”

“那好了，把我的腦袋揪下來吧，如果你們認為這腦袋值一萬二千盧布的話！”

“雅什卡常和愛里克一道上阿拉格維飯店喝酒！他倆是頂要好的酒友！”

“是查比魯新把錢交給他的！”

在嚷鬧聲中，沒有理會有人推門進來。一個挺瀟灑的青年走了進來。他戴着一頂綠絨禮帽，穿着絲綢雨衣。右額骨上有一塊青傷，這使他的外表顯得更庸俗。

“爱里克!”索菲雅·普罗达索夫娜喊了一声,便向回來的人扑了过去,“他回来了!”

“我不是说过他是个正派人嗎?”爺爺說道。“我拿自己的腦殼作保,并非毫無根据的。”

“爱里克,錢呢?”鮑里斯·特罗菲莫維奇逼上去問道。

爱里克摘下帽子,滿不在乎地扔到沙發上,然后坐在桌旁,給自己倒上啤酒,大家等待着他說話。

“親爱的親戚們!”爱里克和藹地說道。“真可惜,目前以至最近的將來,我的口袋里將要一文不名。”

鮑里斯·特罗菲莫維奇滿臉漲得紅里透紫。

“我把你送到司法机关去!”

“这样未必好。”爱里克依然心平气和地說。“这些不通人情的机关,對我們親屬間的團結作不出恰当的評價。我倒想出另一个方案。請爺爺把这区区一万二千盧布登上帳,就算是漆布新產品的試驗費好了。至于我本人,可以免职,就說是健康情况不佳。”

“結实得像头牛,还能說健康不佳!”爺爺的干兄弟、出納員撇着腔叫道。

“没关系,这是常例。”法律顧問雅什卡点点头說。

“你們都知道,”爱里克繼續說道,“漆布厂的規模,對我來說,是太渺小了。我得离开你們。毫無疑問,你們會給我一份好鑒定書。”他用一个手指按着鼻子想了一会。“不,光好还不行,你們得給我一一份特別出色的鑒定書。”

“寫份鑒定書我們倒不心疼,寫就寫吧,”拉雅慷慨地說,“我們是心疼一万二千盧布呵!”

爺爺用一塊絨布細心地拭着眼鏡片。

“我是个誠实人,誰也不能說我为个人用項,动过漆布厂

一絲一毫。但是家丑不可外揚，這最要緊，只好設法通融一下了。”

“對！可是愛里克遺留的職位找誰來干呢？這可是個問題。”鮑里斯·特羅菲莫維奇突然想了起來。

“這我可以想辦法。”愛里克很殷勤地說。“我有個好朋友叫阿里克。他剛自動辭職，有一份出色的鑒定書，爺爺認得這人。”

“要是別人，我可不敢說，這個阿里克我可以拿腦袋担保。”爺爺神氣十足地說，証明愛里克的話屬實。

鮑里斯·特羅菲莫維奇站起來，撇着首長的腔調說道：

“那末……我們這次會議的結論是什麼呢？我不收回我的原則性的控告，愛里克辜負了大家的信任，他原來是個騙子……”

“雖然是個騙子，但總是自家人。要是外人，我們非得進法院不可！”爺爺滿有理由地說。

“請別打斷我的話！”鮑里斯·特羅菲莫維奇用刀子敲着玻璃杯。“這正再一次証明我的論斷是正確的——任何外人，任何街上來的，風吹來的未經審查的分子，絕不能收留！我們犯了個錯誤，我們公開地承認，并竭盡全力予以糾正……”

“在緊密團結的家庭里予以糾正！”爺爺加上了一句。

鮑里斯·特羅菲莫維奇又用刀子敲了敲玻璃杯。

“少提什麼裙帶關係，你們牢牢記住吧！我絕不容許任何人沾污兒童漆布廠的名譽！會議宣告結束。散會！”

“老天保佑，老天保佑！”爺爺小聲唸叨着。

“什麼？”

“沒什麼，沒什麼！”

“沒什麼就好！”

## 富有教育意义的事件

火車从莫斯科开往南方去。在一个臥鋪單間里，四个男人舒舒服服地橫躺豎臥着。因为沒有妇女在場，就可以毫無拘束：臉也不洗，衣也不整，躺在零亂的睡鋪上，打着哈欠，抽着烟。

睡上鋪的兩個人，一个是干瘦的老头子，然而上下动作却很灵便；另一个是上身穿着滑雪衣的青年人。他臉上神采奕奕，長的挺漂亮，就像“五一”宣傳画上常見到的那种人物。下鋪的兩個乘客，外表神气十足，威風凜凜。光看他們的外表，就可以毫不猶豫地断定，他們是在某个烟霧弥漫的單人办公室里工作，如果不先报告，最好別闖進去。其中一个戴着眼鏡，吃得又胖又壯；而另一个呢，無論是神气，無論是體質，都不次于前者，只是沒有戴眼鏡，頭頂禿得像个圓月亮。

这四位乘客都是昨夜上的車，上車后馬上就睡了，所以彼此還沒來得及自我介紹。大家知道，如果男人們不是忙着上班、打獵或釣魚，那末在这个世界上，他們最喜欢的就是睡覺。

“要知道，現在十一點了！”老头兒看着下边，活像一只啄木鳥瞅着樹孔說道。

这时，下鋪的一位乘客嘴里輕聲地罵着，禿頭拚命地往毛衣窄小的圓領口里鑽。

“您穿反了，”老头說，“鹿似乎應該朝前。”

“怎么，在后边嗎？”

“在后边。”

“真他媽的活見鬼，都是娘兒們瞎琢磨的玩藝兒！”于是把毛衣反過來，又往里鑽。

有人敲門。一个挺可爱的年輕的女乘务員進來了。

“可以扫地嗎？”

“請吧！”老头兒和藹地答道。忽然又像想起什么似的說道：“等一等，等一等，今天不是三月八号嗎？那末，請允許我向您致賀，乘务員同志！”

“謝謝，也恭喜你們。”

“对不起，恭喜我們干嗎？”正在穿毛衣的乘客驚奇地反問道。他那棕色的毛衣上，綉着兩只鹿，在他那健壯的胸脯上，昂首奔馳着。鹿的臉上顯出受了驚的神氣。乘客把腿一縮，讓乘务員扫地更方便一些。

“当然要向你們恭喜呀，”乘务員說，“婦女節，对所有有覺悟的人，不管是男是女，都是節日。每个男人都有母親、妻子，有的還有女兒。如果婦女們沒有權利，受着壓迫，沒有選舉權，那該怎么样呢？真是想着都怪可怕……烟頭不應該扔在地上，不是有烟缸嗎？……所以我說，所有的人都慶祝婦女節，因為婦女是一支巨大的力量。你們注意到我們列車秩序很好嗎？女乘务組保住紅旗已經兩年了。茶是現在端來，還是再等一会？”

女乘务員走了出去，她還沒來得及把門关上，毛衣上綉着鹿的禿頭乘客就故意高声說了一句，好讓她聽見：

“挺漂亮。”

乘务員使勁把門一关。前胸綉着鹿的乘客笑着說：

“不，我个人是不打算慶祝婦女節的。顯而易見，婦女是

一支巨大的力量，这我并不否認。因为，政府对这个问题甚至还有过指示。不过，在許多重要場合，沒有女人也过得去。就拿它來說吧。”

他从桌上拿起“文学报”。

“請看，这不是吊唁嗎？有十八个人簽名，上面只有一个女的，你們还有什么可說的呢？”

老头伸手接过报纸。

“請給我看看！是的是的……这个作家我曉得，而且很喜爱他的作品……。这个人的作品我也讀过，也很欣賞。”他一行行地指点着說。“可是这三个人，老早就不寫什么了，只是在什么吊唁之类的文稿上簽个名。想出出風头，可是又寫不出什么來。看起來，妇女們不那么愛虛榮，只此而已。”他一边把报纸还给原主，一边下了这个結論。

“呵，是这样呀！”秃头笑了起來。“不管怎样，还不能令我信服。妇女是一支力量，可以說，这种說法只適合一般情况！是的！但是在个别情况下，想您也不会和我爭辯，許許多多各式各样……說得輕点，卑鄙污濁的事情，都是由妇女引起的。”

于是，他句句走調地哼起一只歌子來：“可爱的妇女們，你們是多么善变，多么見異思迁。东东打打东东。”

“哼，您是从这方面了解呀！”老头冷冷地說。“不，我还得和您爭辯爭辯。在我这漫長的一生里，最美好的回憶是和妇女联在一起的。”

“哦，是这样嗎？”胸前綉鹿的乘客高声叫道，“既然如此，我們何必白白浪費寶貴的光陰呢？干脆一人講那么一个……自己实际經歷过的娘兒們的故事，來表示慶祝三八妇女節吧。看誰講的最精采。”他瞧瞧上鋪又补充說道，“至于您嗎，青年

同志，听所有好处，或者也談談您的經驗，哈哈。”

年輕人的臉發燒了。他羞答答地說：

“暂时我还没有什么經驗，就听听吧。”

“沒有酒潤潤嗓子，說也好，听也好，都不帶勁。”戴眼鏡的神气十足的乘客說道。于是，从皮箱里拿出一瓶白蘭地。

“我提議：大清早上，一人少來一點。”

“好啦，先由長者發言。”秃头乘客干了一杯，把一片檸檬咋了一下，对老头說道。“鑒于此处沒有妇女分子在場，我提議要談的坦率，不要遮掩，連細微末節也要說的活靈活現。”

“我没有什么秘密，”老头一边謝絕喝白蘭地一边說道，“但是要說的詳細，那就成了很厚的三部長篇小說了。”

“噤！”兩位神气十足的乘客異口同声地喊道。那个青年的眼睛也閃着亮光，張大了嘴巴，样子就像又飢又渴的小寒鴉。

“我不知道怎样了解你們的‘噤’，”老头謹慎地說，“我还是說簡單点吧。我的小說的第一部——童年时代——是講我的母親。”

“咳，可不要离題呀！”秃头乘客笑了起來，用手指点着說。

老头从自己的上鋪朝下驚奇地看了看他，聳了聳肩。

“您呀，親愛的同志，一定是忘了您也是母親生的。然而对我來說，母親這兩個字是神聖的，因此，請您別开玩笑。”

青年人把一塊巧克力塞進嘴里，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飛逝的景色。下鋪的兩位乘客只顧喝白蘭地。

“我生在涅尔琴斯克附近的村子里，一八八九年，我的父母被流放到那里。”老头开始講起來。“我母親很早就作了寡婦，她把我撫養成人。这是一个極好的俄罗斯婦女，今天

回憶起她，使我感到特別愉快。”

他看了看青年人的臉上毫無表情，又看了看下邊兩個开怀暢飲的神氣十足的同伴，感到有些懊悔，何必今天來談自己的母親呢。他稍微提高了一下嗓門說道：

“我發覺這三部曲的第一部，引不起你們的興趣，那就跳到第二部吧——愛情。”

“為愛情干杯！”胸前綉着鹿的禿頭乘客一邊宣布，一邊舉起銀杯。

年輕人夢幻般地微笑了一下。戴眼鏡的乘客對此沒有發表任何意見，吃了一塊薰魚下酒。老头繼續說道：

“那時我已經住在莫斯科，在师范学院學習，碰到一位姑娘。”

“長的漂亮嗎？”禿頭連忙問道。

“是的。她長的很漂亮。大大的眼睛，蓬松的苧麻般的淡髮……我身上還帶着她的照片。是她六十歲時照的，不過臉型……”

“不必給我們看了，”禿頭說道，“講下去吧，我們听着呢。”

老头嘆了口氣。

“她當時也是學生。我永遠忘不了我們大學生組織的集會和伏洛比約夫山上的五一慶祝會。……”

“就是現在莫斯科大學所在地。”青年人插嘴說道。

“正是正是。現在有成千上萬的幸福青年男女在那裡學習。我羨慕他們，因為他們年輕，前途無量。不過，我也有過莫大的燦爛的幸福。”

“可是這一生都在背後了！”戴眼鏡的乘客沉悶地說道。

“這看怎麼說啦！”老头不服氣地說，“於是，我和馬莎彼

此相爱了，就像所有二十歲的人那样相爱着：又胆怯，又温柔，又热情，又忘我，又自私。”

“好家伙！”秃头兴高采烈地说。“我到那兒找我的二十歲去？”

“这没关系，”老头入神地说，“只要是真正的爱，到六十歲也一样。畢業之后，我和馬莎手牽手跑到鄉村去了！”

“到鄉下去啦？离开了莫斯科？”青年人身子向前一傾，差点从鋪上掉下來，砸着下面开怀暢飲的兩位神气十足的乘客。

“正是这样，我們到最偏僻的鄉村小学去教書了。当时真是艰难困苦，但是我們彼此相爱，并且热爱自己的事業，非常幸福。”

“和爱人一起，茅舍也是天堂。”秃头笑了起來。“我們可敬的講故事的人，为了保持自己高尚的精神，对这个茅舍里發生的家常口角，爭風吃醋，以及諸如此类的事情，都只字不提了。”

老头鄙夷地瞧了瞧下边乘客的秃頂，繼續說道：

“我們在鄉下的时候，內战爆發了，馬莎和我一起打了三年仗。”

“嘿，我真不喜欢那些雄赳赳的妇女。”戴眼鏡的乘客板着脸說。

“她是护士，”老头解釋說，“不过如有必要，也一样拿槍。战争結束，我和馬莎就在莫斯科定居下來了。”

“这倒对了！”不知为什么，青年人用委屈的声調說道。忽然又感到不好意思，便沉默了下來。

“可是什么时候才發生冲突呢？”秃头問道。“一本好小說里，必需有冲突。您当时是作什么的？是一个年輕的政委？來到莫斯科，一定是生气勃勃，如龍似虎，据我現在推想，比

中等身材稍高一点，是个美男子，而您的馬莎呢，穿着部隊上發的大皮靴，骯髒的軍大衣，疲倦不堪。恰好您在彼得洛夫卡街上，碰見一位迷人的不胖不瘦的金髮美女，于是……”

“瞧，您真是想入非非！”老头瞥了一眼亮光光的頭頂，不同意地說。“当时没有什么不胖不瘦的黃毛美女，不，可以說有，但她們从我身边走过，而我对她們毫無兴趣。”

“这还算什么小說呢！”秃头不高兴地說。“您可別动筆。准沒人看。現在的小說，情感要热得冒火，爱得要發昏。可是，您这算什么呢？”

“我講的故事里，沒有人昏倒过。我和我的妻子又开始教書了。我的瑪麗亞·華西里夫娜獲得了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还是苏維埃代表。”最后一句說的特別輕，帶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您呢？”戴眼鏡的乘客問道。

“我不是。”

“哦！这可有冲突的味道了，”秃头精神振作起來，“您嫉妒您的妻子，可是妻子却看不起您。”

青年人看見老头好像要向發光的秃头啐口唾沫，当然，这不过是“好像”而已。老头極其平靜地說：

“現在談第三部了。我有三个女兒。”

“漂亮嗎？”秃头顯然發生了兴趣。

“作父親的，怎么好說呢。不过人家說，長的還不錯。大女兒是工程師。順便說說，她正要調到某工厂当厂長。去代替这么一个，因为生活腐化，被撤了职的人物。”

秃头乘客胸前的鹿突然起伏不定，似乎馬上要跳起來，用头上的角撞破玻璃窗，飛奔到北方去。

“你們想想看，該多糟糕！挺体面的一个負責人，竟一連

离了三次婚，子女的撫養費不給，老娘也不過問，現在又第四次結婚了。在自己的工廠里，見到一個長得漂亮點的女工就追。當然，這人結果被轟走了，真是莫大的羞耻！”禿頭手按着胸脯，把一個顫動着的鹿頭蓋住了。他用一種怪里怪氣的啞嗓說道：

“請問……您的女兒調到哪個工廠當廠長呢？如果不是秘密的話。”

“這不是什麼秘密，”老头連忙回答道，“糖果工廠，名字是……”

“吁！”禿頭撫着平靜下來的鹿鬆了口氣，“差一點。”

“‘差一點’是什麼意思？”老头驚奇地反問道。“工廠挺好呵，我女兒調那里去工作，這很光榮呵。再順便說一聲，我可以為自己的女兒自豪，她真能干。”

“是的。二女兒呢？”戴眼鏡的乘客問道。

老头搖晃着腦袋，突然細聲細氣笑了起來。

“二女兒嗎？要知道，她不像媽，也不像爸爸。她可厲害啦，是個刺兒頭：她是文學院畢業的，我和她母親都盼望她能寫本小說，或者寫本敘事詩。可是她呢，寫起諷刺小品來了。起初我們很失望。按照常例，刊物上的諷刺文章都印在最末一頁，沒人稱贊。如果刊物上提到它，也是用渺視的口氣——似乎是說，不是謝德林，也不是果戈里，就像我們的詩人是普希金似的。說實話，我們真感到有些委屈。不過現在我們可安了心，甚至还挺滿意。因為，不管怎樣，她也是盡自己所能地做着有用的事情。你們看過前兩天登過的有關產品質量問題的小品嗎？”

戴眼鏡的乘客皺着眉頭，摘下眼鏡，用絨布擦着。

“是關於襪子問題的那篇嗎？”他陰沉沉地問道。

“对啦对啦！”老头高兴地答道。“这就是說，您讀过啦？那个袜子工厂厂長的姓名我忘了，他的產品，全是廢品。袜子就像斑馬似的，不是条，就是道，一只長一只短，縫口成了螺旋式，真是活見鬼！总而言之，她很巧妙地給它一頓批評。”

乘客手中的眼鏡掉到地上，幸好沒摔碎。他低头拾了起來。大概是因为弯腰，把臉也漲紅了。

“這些小品文，就是浪費紙張！”他暴躁地說。“可是誰也不替企業的領導人設想。也許这个領導人是個挺體面的人，受過高等教育，對祖國有功，結果却為女人的袜后跟受這份罪。”

“怎——么？”同伴們異口同聲地問道。

“是的是的，就是為這些娘兒們的袜后跟：以往女人們還規矩點，穿的是普通的袜子，而且是自己織的，男人們省去不少麻煩。可是現在得把玻璃袜子給她們奉送上去！今天要黑后跟的，明天要花邊后跟的，后天又要什麼網紋后跟的！這都是為什麼呢？討男人喜歡嗎？可是我們看它一眼也許還要惡心呢！”

“您這是怎麼啦？婦女們想穿漂亮點，何必那樣攻擊她們呢！”老头意味深長地問道。“您倒為那個糟糕的領導人辯護起來了！是不是您正好認識他？”

“不認識。”戴眼鏡的乘客簡短地回答。“我那個部門生產的東西完全不同。”

“您的三女兒還一句沒提呢。”青年人怯生生地提醒着說。

“我的三女兒，”老头用溫柔的聲調說還，“春天就在農學院畢業。我們一家人最喜歡她，臉像母親，而且也那麼聰明、能干。就是有一樣：愛上了一個小伙子，他呢，是個死心踏地的三分專家。”